01 烏豆乾

王朝源

市面咧賣的抑是家己做的喙食物仔有萬百款，做法無論是繃的、烘的抑是豉的；氣味毋管是甜的、鹹的、酸的、簽的攏總有。有人興燒酒，有人興豆腐；有人愛釣魚，有人愛行棋。逐个人恰意的喙食物仔攏無相仝，啊若我上恰意的，就是大溪的烏豆乾。特別是形狀大大塊，四里角角厚 tut-tut，表面色水烏赳赳彼款我上恰意。這款豆乾外形雖然烏、粗閣大籬，毋過千萬毋通看貓的無點，保證食一擺就牢喙，若無食著是會怨嘆一世人。

烏豆乾哺著恰喙閣實穢，愈哺愈芳。芳味先對鼻空衝起來，了後鑽入去頭殼內，予我規身驅攏爽快起來。上予人呵咾甲會觸舌的，就是耐哺恰伊的韌餛度，會使講是好食甲連喙齒都會綴咧唱歌。

除了頭前所講著的餛、芳合我的口味，食著會繼喙以外，就是伊的生產過程攏有身份證會使看甲明明。水質好、用料實在、無摻人工色素恰防腐劑，糖、鹽嚴格控制，摻甲拄拄好袂超磅，對身體絕對無敗害。

是按怎烏豆乾會是我上恰意的喙食物仔咧？其實，其中閣有一段非常有意義，嘛真值得紀念的愛情故事。

聽阮阿母講伊猶未嫁阿爸進前，是佇大溪一間豆乾工

場的門市咧顧店。彼陣阮阿爸咧做憲兵，訓練中心結訓了後落部隊，分發去慈湖倚衛兵。有一个歇暍日，阮阿爸和伊的兵仔伴相招去楚大溪的舊街，楚啊楚煞楚入去店內共阮阿母交關。

阿母講伊恰阿爸就是按呢熟似的，尾仔就戀愛、結婚。較早工場恰阿兵哥的月給攏無濟，約會的時陣為著欲省所費，阿母就對工場買烏豆乾去和阿爸那開講那啖糝。所致阿母這馬不時攏會滾耍笑講，會當做阿爸的牽手上愛感謝的就是大溪烏豆乾這個大媒人婆仔。

逐冬初二若綴阿母自外家轉來，嘛是攏買烏豆乾予桃仔內的囡仔做等路，逐家攏食甲笑哈哈、哺甲啞啞叫。早前我一直想攏袂曉，定定會問家己，喙食物仔遮爾濟項，我哪會上恰意烏豆乾咧？敢講是佇阮阿母腹肚內食慣勢的關係？